

酉阳土家族阳戏面具的文化意蕴

袁联波

面具是民族宗教信仰、思想文化和艺术观念的实物承载者。面具历史久远,内涵丰富,且因地域及文化历史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各具特色,浓缩着各民族的文化观念和审美习俗。土家族面具艺术发达,是土家族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具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历史、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它的文化功能,已远远超过其审美功能。关注面具审美功能之外的文化功能,无疑有助于深化对土家族面具及其民族文化整体的认知。

土家族阳戏面具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地方色彩和民俗意味,同时也体现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由于土家族文化的地区差异很大,其面具造型、质料选择、色彩运用、民俗意象等也因地域、文化习俗、审美特点的不同而异精彩纷呈。本文仅以颇具代表性的重庆市酉阳地区土家族的阳戏面具为考察对象。

一、酉阳阳戏面具的基本情况

据史籍记载,最迟至清同治年间,酉阳阳戏已具备生、旦、净、丑等较为完善的角色体制。酉阳阳戏除旦角外(阳戏旦角不戴面具,而是涂面化妆,与一般戏剧相同),其余角色均需头戴面具,所以酉阳阳戏又叫面具阳戏。阳戏面具多用木质材料制作,表面按角色以油漆敷涂重彩,大小不一。其造型古朴别致,颇具地方特色。面具制作重在突出个性特征,各具神韵、性格鲜明。酉阳小冈现存阳戏面具共22种:关圣帝、皇生、大小生、二小生、老生、老丞相、元帅、老臣、府官、三军、先锋、先行官、火王、二大王、包丞相、道人、牛罗一、牛罗二、家院、员外、悟空、二郎太子等。服装有蟒袍、软靠、褶子、短衣、裙、长裤等。道具包括枪、短刀、弓箭、锤、文帚、折扇、朝笏、手帕等。

酉阳阳戏由祭祀仪式和正戏两大部分构成。祭祀仪式中主要用的面具是关圣帝(其他如二郎太子、皇生、包丞相、元帅等面具一般不用于祭祀仪式,只供奉于神台上),正戏则按角色行当的需要选用面具。

二、多种文化的融合、影响

现存酉阳阳戏具有明显的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

这里聚居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相互学习,彼此影响,创造了许多独具民族意味和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酉阳阳戏即产生于这多元文化的环境之中,形成了独具民族民间风情的艺术形式。

酉阳阳戏明显受到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影响。关圣帝尽管是阳戏供奉的主要神灵,但是在跳戏前的供奉中,他依然屈居于小主人二郎太子(即阿斗)之后。姜郎相公、庞氏夫人,这对著名的“二十四孝图”中人物,也成为酉阳阳戏供奉的神灵,并且庞氏夫人每次演出都会出场。凡此种种,均表明酉阳阳戏面具明显地受到儒家“忠孝仁义”思想的影响。而道教的玉皇上帝也是酉阳阳戏供奉的主要神灵之一。

在民间信仰中,关圣帝被儒释道三教尊为神灵,儒家尊他为关圣帝君,佛教尊他为盖天古佛,道教则尊为三界伏魔大帝等。酉阳阳戏敬奉关圣帝为盖天古佛伏魔关圣帝,该称号本身就表明了酉阳阳戏三教合一的特性。

酉阳阳戏面具不仅在思想观念上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巨大影响,而且在造型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汉族戏曲化、脸谱化的特征。从面具造型上看,关圣帝特点为:满面赤色,卧蚕眉,丹凤眼,神态庄严;皇生特点为:面呈肤黄,细弯眉,小眼长鼻,神态庄重;老丞相特点为:肤呈赭黄,慈眉善目,八字山羊胡,相貌庄重,等等。这些面具造型与戏曲一样注重“肖神”。

尽管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包括信奉汉族崇拜的神灵),但土家族仍然有着本民族的民间信仰,他们迷信鬼神,崇拜祖先,各户均立有神龛供奉历代祖先。酉阳阳戏面具中尽管多是汉民族的神灵或世俗的人物,但通过自身对生命和世界的独特理解,酉阳阳戏在对多元文化的整合中仍显示出自身的特点。

三、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

酉阳阳戏中,人们把想象的、凝聚着多种因素的文化观念化为形象,以象征性的面具艺术来表现他们对生命的认知。尽管其原始的宗教性特征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逐渐蜕化,但是作为积淀了人们深层意识和社会心理的面具,却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分析一种文化现象,要将其置于整体文化结构中

来加以考察,分析其文化行为的结构与功能及其在文化系统中的价值意义。酉阳阳戏面具集中体现了民族的信仰意识,与一般戏剧面具不同,它们与民族宗教信仰的关联较大,不是一般的戏剧道具,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工艺品,而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象征。具体说,它有三个方面的意蕴:

1. 巫鬼遗风。酉阳地处渝、鄂、湘、黔诸省、市交界处,地瘠民贫,自古巫鬼之风盛行。酉阳土家族阳戏面具尽管可以考证的时间并不久远,且宗教祭祀色彩日淡,但遗存的巫风及其与原始象征艺术的血缘关系依然依稀可辨。

酉阳阳戏以祭祀仪式开端,也以祭祀仪式收尾,中间属正戏。开端祭祀仪式包括“请神”、“关老爷镇殿”、“庞氏夫人镇台”三部分;结尾祭祀仪式包括“送神”、“关老爷扫殿”、“掌坛老师投蛋”三部分。表演中,尽管对祭神的详细过程没做具体交待,比较简约,但祭祀仪式的基本框架仍然具备,酬神祭祖、驱邪纳吉的功能十分明确。

酉阳阳戏面具与一般戏剧面具不同之处,除造型外,主要在于一般面具只是演员的一种化妆手段,而酉阳阳戏面具则被认为是有神性的,是宗教意识的凝聚物,是神化了的英雄面具。从文化人类学上讲,祭祀是原始社会的巫术或图腾崇拜的遗风。无论是巫术,还是图腾崇拜,都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如仪式、舞蹈、戏剧等)与神或先祖相沟通,以期把握或确证自己的生活。酉阳阳戏中,能与神沟通、具有巫师般功能的关圣帝等角色,戴上面具后便是神(或英雄)的代言人,是神的象征和载体。

在酉阳阳戏面具的制作与使用中还存在着若干禁忌。按土家人所说,面具制作过程是要遵守一定规矩的,否则会生病,严重的甚至丧生,在制作玉皇上帝和关圣帝面具时尤其如此。酉阳阳戏面具通常被存放在掌坛老师家的箱子中,而关圣帝面具更需供奉在神龛上,不能随便动用。同时,一般人不能去扮演关圣帝,否则会大祸临头。

2. 尚武精神。土家人继承了古代巴人英勇善战、擅长歌舞的传统。酉阳阳戏多演《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杨家将》、《穆桂英挂帅》等征战题材的历史戏。酉阳阳戏现存面具中多为武将、兵卒,其中包括刘备、关羽、张飞、杨延昭等。酉阳阳戏的戏剧动作幅度并不大,许多招式都有模仿战争的痕迹。这些都是

民族尚武精神在阳戏中的渗透和体现。

3. 生命意识。作为驱邪纳吉的表达形式,酉阳阳戏面具包含着人类对生命的原始崇尚和困惑。从酉阳阳戏面具中,我们可以看到巫术与艺术的遇合,看到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和文化观念。从这个意义讲,酉阳阳戏面具绝不仅仅是艺术形式而更是心灵的表述,酉阳阳戏面具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已是当地人民生命的一部分。

酉阳阳戏面具体现了当地人民对自然和生命的认知,其中包含了苗族、土家族、汉族等民族的生命体验,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泛神观念,体现了酉阳人民粗犷强悍和自立自强的精神品格以及向往美好生活的生命感知,是人们宣泄情感和涤荡心灵的一种方式,内蕴着强烈的生命驱动力。

酉阳土家族在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上长期受到汉民族的影响。在宗教信仰方面,也以信奉儒学、道教、佛教为主。人类研究表明,原始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巫术和图腾,对他们而言,神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力图通过巫术活动(祭祀本身就是巫术活动的一种)感知神灵的意念,达到指引生活的目的。尽管经过长期的文化融合,酉阳土家人却依然通过阳戏面具彰显着他们对巫术活动的膜拜与崇敬,其中包含着他们对神的记忆和敬畏,显示着他们对生命和世界的独特理解。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阳戏演出都会以祭祀仪式开始和收尾,为什么阳戏在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情况下,却依然保存着这些祭祀仪式。

尤金·奥尼尔在《关于面具备忘录》里指出:“面具是人们内心世界的一个象征。”酉阳阳戏面具尽管十分简陋粗糙,但在祭祀仪式与戏剧舞蹈中,却能产生拓展生命想象空间的奇特效果。酉阳阳戏面具的形象是由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形象构成的,凝聚着民族深层的集体无意识,同时它们身上还深深地镌刻着民间母体文化的印痕。酉阳阳戏面具内涵广博,彰显着鲜明的民族性格。

酉阳土家人的面具意识,不仅体现在阳戏面具中,他们也喜欢在建筑物上雕虎头形的“吞口”,用以驱邪消灾,类似的造型还可见于土家族的其他器物上。

(作者单位 长江师范学院科研处)

责任编辑 韦平